

開放文學 - 社會奇情 - 野叟曝言  
第五十三回 污泥透出白蓮花千秋表節 殺陣種將連理樹一捆成功

素臣看那彪人馬，竟上嘴船，認得有兩個巡道衙役在內，慌忙喊住。那衙役大喜道：「好了，洪老爺在這裡了！」趕到素臣船邊，說道：「大老爺親自追至海口，知上了顧龍的船，忙到天津，起兵來救；不想老爺恭喜，安然無恙！小的去稟知大老爺，大老爺已經出了城了。」衙役復身走不多路，正齋飛騎已到海邊，得了這信，喜不可言，下馬上船。素臣將船中之事，述了一遍。正齋大怒，吩咐將捆縛的三人扛起，潑兵解赴保定。打發各客，另僱商船，把船交汛地收管。聽了奚囊跪求，將顧龍之妻並燒火澆釋放。發放兵馬回衙，與素臣復回保定。素臣於路根問奚囊，方知顧龍妻家住在趙州，並非邯鄲，故前日查訪不著；當真與周海蛟、周海龍的妹子對媒。素臣亦把遇著尹雄之事說知。奚囊潸然淚下道：「小的受他許多恩惠，又教小的武藝，不知何時才報答他！」到了保定，正齋至巡撫衙門，繳還令箭，備述情由。巡撫大怒，會同按院及守巡兩道，掌印都司，審確各供，正要箋啟景王，拿長史吳鳳元、典膳張賢士到案審勘。忽報鐵娘身死，靜海縣稟往相驗。正齋欲許，素臣道：「鐵娘不獨冰心鐵骨，為巾幗之偉男子；亦且秉禮守經，為閨閣之真聖賢。彼生前不肯露體，豈死後而肯裸屍？今若往驗，是傷其心也！其姑其夫，俱已供明，荊笞、棍毆、火烙、湯澆各傷，即可據以定罪，何必更驗？吾兄當見撫院，力持此議，並為請旌。萬不可雷同附和，致貞媛不瞑於地下也！」正齋瞿然道：「弟一時鶻突，恐非驗不能成獄；今聞兄言，如夢方覺，誓當力爭，不敢附和也！」因向靜海縣說知此意。縣令頗以為難，轉稟道府，俱說是違例難行。虧得巡撫張公，賢明剛正，深嘉正齋之議，與巡按說明，即令正齋定稿：依眾證擬斬監候；姑邢氏照抑勒子孫之婦與人通姦律，杖一百的決，不准收贖；鐵娘免驗，仍附疏請旌表。餘犯俱依律定擬，候提到吳鳳元、張賢士，取供填入，即行拜發。素臣深敬鐵娘，勸正齋助喪。正齋欣然捐俸百金，發縣厚備衣衾棺槨，令其父黃大含殮。到了三朝，正齋備祭，親往祭奠，巡撫各官，紛紛的都來祭奠。正齋擇了一塊高原吉壤，替他安葬，俟聖旨到下，就建坊於上，以垂久遠。素臣把景王府中包出來的元寶十錠，為置墓田三百畝，供其祭掃，就令黃大掌管；養膳終身。

到了出殯這一日，正齋發出全副執事，以送其喪，各官俱往弔送，城中紳衿耆約，無不到墳焚化楮錢，男婦聚觀者不下萬人，作詩作賦，作傳作詞贊頌者，真可汗牛充棟。黃鐵娘之名，登時傳遍了北直隸一省，真個童叟皆知，賢愚共識！正是：

生為地下塵，死作天上星。胡為衣冠輩，寧學褚淵生？

鐵娘葬後，建坊立祠，勒碑誌墓，種種恩榮，不必絮述。單講素臣自送喪後，即催正齋，申請吳張二犯。景王庇護府僚，發書遍囑。撫院張公，係安吉門生，靳直、安吉，俱著人來竭力說情。張公憤憤，欲以一官爭之，傳正齋進院商量。正齋曾與素臣預商此事，胸中已有成算，因說道：「老大人不畏強御，不徇師恩，體國公忠，明於皎日。但身去而無補於事，熟若留其身以有為？景王外結雄鎮，內連權豎，蓄志非常，所憚者老大人青宮國戚，德政風行，威名坐鎮，其謀不敢遽發耳！今若悻悻而去，繼此者必其私人，其害可勝言哉！此事原不能做翻景王，莫如少為圓融，勿使老羞成怒，則王法尚不至盡廢也。若操之太蹙，將一決而潰，法且盡廢矣！願大人熟思之！」張公細思所言，實屬老成之見；因與按院公商，改從寬典：長史吳鳳元，依搶奪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，係職官，革職離任，餘罪折贖俱免；典膳張賢士，照不應輕律，笞四十，係職官，罰俸九個月。地方柏功，杖不應重律，杖八十。女道士熊立娘，照聚眾中途打奪律，擬流收贖，勒令還俗。官媒婆單陳氏、鬱林庵尼元虛，俱訊不知情，與無乾黃大均免置議趙貴、邢氏仍照前擬。鐵娘仍請旌。皇甫毓昆附請開復；寶華寺住持妙化，照謀殺人已行未傷律，滿徒，因折臂傷發身死，應無庸議。執事行堅等八十一名，均照略誘良人為妻妾子孫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，仍追去度牒，勒令還俗，餘僧三名，訊無淫姦情事，與沙彌道人火工等，均為省釋。封記米麥銀錢布帛等物，八分入官，二分仍結常住，另募僧人住持。鎧甲頭盔兵器共九百六十一件，解赴京營充公。陳北海照劫囚律，擬斬。洋盜巫明，現供行劫商船有案，俟緝獲伏盜，另案歸結。賊船一隻，變賣入官，等因。改定題稿，令景州知州，向王府關說明白，將令箭密繳景王，小尼也不須緝獲，盜箭之事竟不提，連景王失察縱容府僚之罪，都置不議了。皇甫金相開復出來，擇吉上任，先期謁謝正齋，並請素臣叩謝。素臣方以姓名實告。金相出位，重複致敬，堅請同至靜海。素臣道：「弟歸心如箭，因遇先生，逗留至今。即日回南，不能從命矣。」金相依依不捨，正齋因命吩咐備席。素臣、金相，於平日原有一面，各懷仰慕，此時又患難相扶，酒席中間，講得投機，遂成知己，略去先生稱謂，各稱為兄。素臣知金相無子，將赤瑛喚出，囑令撫養。金相見赤瑛相貌，宛若玉人，靈秀非凡，十分歡喜，連聲應諾。正齋命左右鋪下紅氈，赤瑛八拜，認金相為義父。席散，赤瑛痛哭辭別素臣，隨金相回寓。明日，素臣別了正齋，帶著奚囊、容兒，自奔江西。

一日，在銅城驛打尖，日尚未午，驟夫即要下店。素臣道：「今日就不趕東平，也須歇陽谷店裡。」驟夫道：「爺們不知道東阿蟠龍大王的利害哩，須等齊百十個人，投了營汛，買了照票，才闖得過去哩！」素臣暗忖：奚奇等向無名號，幾時狂妄起來？因問：「東阿強人，止劫貪官污吏，富商大賈；我們這樣行頭，也在他眼裡麼？」驟夫道：「這是半年前的事了，奚大王、葉大王，好不仁慈，咱們黑夜裡也趕過道兒來。平地地來了一伙真強盜，為頭的叫作蟠龍大王，占著一座山頭，接連幾陣，殺得奚大王大敗，虧得緊閉山莊，死守不出，憑著他耀武揚威，裝神弄佛。莫說爺們行李，也還入眼；就是空身客人，也要剝件衣服做買路錢，不肯放你空過哩！」素臣沉吟道：「我趕路要緊，且衝過去看。」驟夫笑將起來道：「爺雖是大衙門裡出來的，卻只一個人，沒三頭六隻臂膊；兩位小爺又年輕，這位小爺更是柔嫩，渾身薰著香兒，還見得那強盜的影兒嗎？」奚囊道：「誰要你管？你知道倒海龍的利害嗎？咱爺他一個人，素臣目視奚囊，奚囊便不言語，那驟夫失驚道：「小的也知道道爺衙門，有賽過王彥章的人，不誑就是爺，小的只當放屁！咱們只顧走路，妙化禪師那只鐵臂膊，還被爺卸下來，希罕這幾個毛賊！爺們放心，率性趕東平歇罷，爺撞著強盜，殺他個爽利，也為民除了一害，落得撈他兩匹溜韁的馬兒！」於是歡天喜地，催促素臣等上驟，他便一騎當先，吆吆喝喝的緊走。素臣留心體探，果覺容兒身上香氣撲鼻，問他：「何香？」容兒道：「是龍涎香茶，內廷出來的，含了一片，滿口生津，香聞三日。相公若要，小的盡有。」素臣連連搖首。

走過東阿，將近山莊，崗子內衝出一隊響馬，大叫：「留下買命錢來！」驟夫先喝道：「胡說！咱們是專殺強盜的，那有錢給你？」將驟帶開，讓素臣上前。眾盜大怒，四五枝箭，望素臣面前攢射將來。素臣用寶刀紛紛撥落，直衝而入。眾盜慌張格鬥，怎當素臣神勇，只一攬把一二十個強盜，攪得雪亂，大半著傷，沒命逃跑。素臣不去追趕，驟夫埋怨道：「爺追上去，好歹也殺他幾個，好幾匹駱駝也似的馬兒，少也值數十兩銀，都放他跑了去！小的看那強盜，原來也只平常，只可惜沒有兵器！」素臣笑道：「你若有兵器，敢便殺得過他？」驟夫道：「看那勢兒，實是精鬆，我就死，也擋他幾刀兒，怎一趕就散了？好絨囊的，那樣的跑法！」驟夫正在懊悔嘲笑，塵頭起處，一彪人馬，潑風也似趕來。驟夫喜道：「爺，強盜來了，這回再不可放鬆了他！」

當先一個道士，臉如焦炭，眼似銅鈴，橫生黑肉，倒卷紅須，穿一件九宮八卦衣，執一柄兩刃七星劍，正是豐城江中，德州城外，賣解數、打擂台的那個西天元武吳天。這吳天不知幾時訪著了碧蓮、翠蓮的蹤跡，報知靳仁。靳仁差心腹衛高功，協同吳天兄弟，率領幾十名閒漢，又糾集些無賴凶徒，來剿除奚、葉。此時葉豪已統領華如虎、華如蛟、袁無敵、李全忠、張大勇、解鯤、解鵬八弟兄，隨林士豪去徵苗；止剩奚奇等六弟兄及碧蓮姊妹二人，勢力已孤。兼這衛高功膂力極大；合著大慈悲寺挑來兩個和尚色空、相空，俱有本領；玉觀音、賽觀音，刀法純熟，更能使一個烏雲罩，上陣拿人，百發百中；吳天武藝既高，兼有邪咒，喃喃的念動，任你好漢，漸漸骨軟筋酥，心頭髮喘；因此抵敵不來，敗了許多陣數，只得退守山莊。吳天屢次招降，奚奇等心已皈正，兼待隔年素臣卜卦，天意可知，一心死守。卜卦連日吳天正用惡計，占住對莊一座山頭，去東平州裡，運了五七座紅衣大炮，要望下施放，把山莊打成齏粉。奚奇拼命出來阻撓，使他不能安設，已被殺了好些頭目，傷了幾個弟兄，萬分危急。碧蓮、翠蓮想起素臣的解法，用朱沙在心窩內，疊寫『邪不勝正』四字。奚奇傳令各弟兄及頭目嘍囉，俱照樣寫成。強者身披重鎧，帶傷者亦勉強裝

束。碧蓮姊妹，更把寶鏡綁縛胸前，衣褲縫紉，同在三義神前，對著核桃，叩頭禱祝。等候黃昏，大開莊門，盡數殺出，拼命死戰。僥倖一勝，則重整威風；敗則盡命沙場，同生同死。正是：

已辦紅沙臨白虎，那知黃道遇青龍。

此時奚奇等死守莊前，翠蓮卻伏在素臣對天買卦那一株頂高的松樹之上，偵探對山安設炮位之事。忽見許多強盜，帶傷著弩，逃敗進崗，莊外人馬，紛紛移動，忙下來稟知。奚奇大喜道：「這必是葉兄弟們回來了；他們也鬥這妖道不過，莫非林帥同來？」因傳下號令，留幾個帶傷及老弱些的，看守莊棚，其餘都殺出去，接應葉豪，卻再不誑是素臣。素臣一見吳天，心中大怒，提刀拍騎，直殺上前，吳天奮勇，揮劍迎敵，幾個回合，支架不住，勒馬便回。唿哨一聲，兩肋下人馬衝殺過來，團團圍住。吳天喃喃的念著咒語，玉觀音、賽觀音各掣刀簇擁，復殺轉來。素臣瞋目怒喝：「妖道休得無禮！」揮刀四砍，奚囊隨後助勢。一盜被素臣砍斷臂膊，撞下馬來。驟夫大喜，趕上去，搶那溜韁之馬。不防地下一個著傷之盜，一腳踢起，把腿彎踢挫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那盜掙起，將手中鐵斧，攔頭砍下。驟夫魂不附體，哭叫：「大王爺爺饒命！」虧得奚囊瞧見，飛過一刀，正中那盜頸脖，鮮血直噴，橫倒過來，壓在驟夫身上，壓得驟夫殺豬也似的喊叫。素臣奮起神威，越越精神。玉觀音姊妹，見吳天咒語不靈，各撒烏雲罩，向素臣劈頭罩下。素臣將驟一夾，追上吳天，一刀砍去，剝下四指。吳天負痛，伏鞍而逃。奚囊怕素臣著罩，揮刀去割那罩索。不防玉觀音之罩，雖被割斷索子；賽觀音之罩恰好落下，罩住奚囊之首，扯脫鞍轡，生擒過去。素臣急掣轉驟，大喝一聲。賽觀音面如土色，撇下刀來，被素臣用力逼住，一手揪著腰間鸞帶，輕輕的直提過手，望地一擲，齊叫一聲啊唷。賽觀音手勢一鬆，奚囊頸中透得氣，忙扯脫罩兒。賽觀音用手去擋，奚囊接住，一骨碌爬起，要騎住他。賽觀音著急，灑脫手，兜心一拳，奚囊復跌，兩人攪成一團，在地擗滾。玉觀音被素臣幾刀，撇得眼花撩亂，見妹子在地下出丑狼藉，不敢救護，虛掩一刀，敗陣逃跑。

素臣追殺一陣，見眾盜俱逃過崗去，怕奚囊有失，勒韁而回。下驟，將賽觀音提起，解其鸞帶，綁縛於樹。聽得遠遠喊殺之聲，忙上驟加鞭，飛奔過崗去了。奚囊爬起，容兒替他拂拭頭面。驟夫手肋骨，兀自叫痛。奚囊笑道：「那樣精鬆的強盜，怎當不起他一踢一壓？四處都是溜韁馬兒，怎不多收幾匹回去？」驟夫閉著嘴，更不回言。奚囊肋下忽地閃痛，恨道：「好狠婆娘！這腰兒多分被他掰斷了也！」容兒笑嘻嘻地，將賽觀音頭髮抖去泥土，挽將起來，拿身邊網帕，揩淨了面上灰沙，露出桃腮杏臉，戲道：「你這樣標緻瘦子，就掰斷你的腰，待怎麼？」把奚囊便轟地一推，直推入賽觀音懷裡去，險些不做了一個兩口兒的「呂」字。奚囊不曾防備，倒吃一嚇，笑道：「你這小鬼頭，春心動也！待我來替你團成了罷！」當把容兒推上去，嘴對嘴的貼著，將兩手拉過去，解下容兒腰帶，緊緊縛住手腕。急得容兒極聲喊叫，賽觀音緊閉雙眼，淚落如雨。奚囊笑道：「你們盡著快活，我自去也！」因找自己驟兒不見，那兩匹驟更騎不得，湊巧賽觀音坐騎，對著賽觀音嘶鳴不已，奚囊跨上，狠力加鞭，趕過山崗，接應素臣去了。容兒著急，喊叫驟夫。那知驟夫因找奚囊所騎原驟，忍著痛，掂上大道去找尋，由著容兒去喊叫，當不聽見，只顧走遠去了。容兒沒法，只得寧耐。忽地一陣脂粉油發香氣，直透鼻中，細把賽觀音一看，如雨洗海棠，嬌嫩可愛，不覺頓生憐惜，將嘴貼著香腮安慰他道：「姐姐，你且寬心！文爺是寬宏大度的人，苦我不著，替你求恩，便得保全性命！今日得親玉體，或是前緣，也未可知！」說罷，連嗅香膚，百般廝■。賽觀音偷眼一看，見容兒眉目秀媚，肌膚細潤，唇紅齒白，美若嬌嬈，好生可愛，兼被滿口異香噴入鼻孔之中，忽覺心猿自動，暗忖：吳天劫咱姊妹，強被奸污，因貪生怕死，忍恥相隨，如與虎狼作伴，鬼魅同眠；若得與此人為夫婦，方不枉人生一世！念頭一轉，登時兩頰緋紅，眉目間另有一種情態出來。容兒是煙花隊裡攪慣的人，見他臉上泛出桃花，便知情動，竟去含著他一點櫻桃，把舌頭伸入。賽觀音已是動情，兼要求他救命，不覺半啟朱唇，放進容兒香舌。容兒將舌攪動，攪得賽觀音滿口香津潤潤而下，覺著喉舌、肺腑都是津津有味。

賽觀音姊妹，本是四川嘉定州人，住在平羌鎮上，離著峨嵋山不遠。賽觀音名薩奴，玉觀音名佛奴，是同胞姊妹。父親米崇，富而慳吝，與吳江田有謀，性情心術不相上下。在窮苦親族面上，不肯出一個小錢；卻極信神佛，每年要上峨嵋山，燒一炷香，在和尚手中納幾個慳錢。求了一生的子嗣，止生得玉觀音姊妹二人。那年因普賢燕薩現出神光，哄動了遠近居民，上山朝拜。米崇沒主意，帶了幾星香資，上山朝聖。一來因兩個女兒，要拜拜普賢，為過世母親作福；二來出了香資，這齋是不妨擾他的，村中婦女燒香者多，落得帶去遊玩。誰知落在吳天眼裡，被他伏在小深坑地方，裝著假虎劫去兩女，藏在峨嵋洞中，教授劍術，奸占為妻。二女怕他兇惡，隨著他雲游各處，不敢聲張。卻嫌面目怕人，皮肉粗糙，滿口蔥蒜，臭穢難當，常常的淚落，心頭暗中悲怨。今見容兒恁般秀美，恁般香潤，許其救命，百般憐惜，再啣著龍涎之味，春興勃然，不覺微舒雀舌，也吐出容兒口中，被容兒緊緊含住，細細吮啞。啞得賽觀音遍體如麻，滿心難過。正是：

嫩膚挨樹全忘痛，小口含香獨弄春。

總評：

素臣因救皇甫而表章鐵娘奇節，鐵娘固應感激，猶未若免驗一事之感人肺腑也。鐵娘百鍊精金，從容就死，絕無怨尤。其視人世浮名無足輕重，所慮者官司相驗，露體辱身，死不瞑目。非素臣侃侃而爭，任彼俗吏拘文牽義，其能免乎？厥後屢顯威靈，未必不由於此。人不可無學術，尤不可無血性，信然。

景王縱容長史遍勘鐵娘，罰出元寶十錠以置墓田，並膳其父，情法胥協，若素臣，可謂善用財者矣。

正齋雲：「若操之大憾，將一決而潰，法且盡廢。」此素臣之論也，老成謀國如是。如是一部二十一史，由此而決裂國家大事者，指不勝屈，安得如素臣者而代謀之耶？

驟天一聞倒海龍之說，即歡天喜地，一騎當先，虛聲之動人至於如此。及見強盜之逃跑，即加嘲笑，被其壓壞，方閉嘴無言，寫盡不知事小兒輕聽易言，輒便張口亂說大話一輩子人。

碧、翠諸人俱在心窩疊寫邪不勝正四字，此趙括之讀死書、馬謖之說死法也。非其人而襲其跡，鮮有獲效者矣。然邪之中人，中於人心，心正，則邪不能犯。碧蓮等信素臣者深，照式書寫，心有所主，正氣便伸，邪氣自屈，安見不效也。惜乎素臣自來，此法遂成虛設，而素臣之德威，山莊之危迫，已被一筆寫盡。

總論雲五十一回之伏在虛實之間，蓋指此龍涎香而言。賽觀音一聞其香，心猿自動，乃至親嘴啞舌於死生頃刻之時，沉飽暖思淫之婦女乎。以其不黏景府，故虛；而其香實出自景府，故實。其曰虛實之間也，有矣乎！